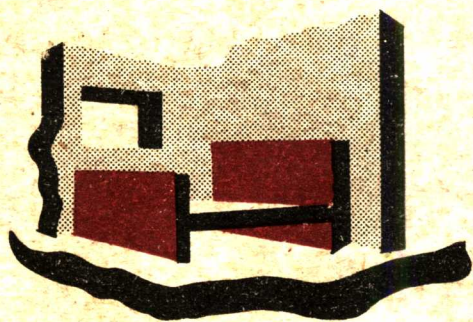


# 慈魔



益智書店印行

(五幕劇)

慾

魔

原編  
著選

托爾斯泰  
敬樂然

益智書店印行

康德九年二月一日印刷  
康德九年三月二十日發行

編輯之證

慾魔

(五幕劇) (定價壹圓)

(外埠酌加郵費)

編選人

敬樂

新北京大街三十號

發行人

海藻

新北京大街益智書店

印刷人

劉守業

新北京西三道街財神廟胡同二四號

印刷所

益智書店印刷部

新北京西三道街財神廟胡同二四號

發行所

益智書店

新北京北大街三十號

總批發處 滿州書籍配給會社

新北京西七馬路一四號

# 慾魔

## 登場人物

張裕福 富農。

花月英 裕福的繼室。

小金 前妻之女。

小銀 月英所生。

李奇 貧農，裕福家的長工。

李大順 李奇之父。

李洪氏 大順之妻。

王秀英 李奇最初的愛人。

胡大處

鄰女甲

鄰女乙

陳大媽

某甲

新耶

姑媽

男女賓客多人

## 第一幕

富農張裕福之家——一間北方農家民的廳堂。中間有門通外面，左手有門通張裕福夫妻的臥房，靠着門的左邊是一個土灶。右邊是一個火炕。牆上一個小窗戶。炕的旁邊置一小桌，上面放着茶壺茶杯之類的東西。

室內有水桶鋤頭之類的東西。

台前左邊一張方桌，四張板櫈，靠牆一張舊木睡椅。這家的主人張裕福常坐的。

台前的右邊放着紡紗車，兩張小矮櫈。

開幕時，從正中糊紙的風門看去，是下午的時候，太陽很斜了，外面有牛羊叫的聲音。

張裕福身體不好，時時有些咳嗽，他坐在那張木睡椅上，烤着一個風爐。他

的繼妻花月英坐在桌子旁邊做她的花鞋，她是喜愛打扮不過的。大女兒小金

(前妻養的)坐在小矮櫈上，一邊紡着紗一邊哼着山歌。張裕福好像不耐煩的樣

子。

幕啓時，裕福坐着抽煙，他的妻子花月英和他女兒小金坐着在做活。

裕福

(含着烟袋迎着風爐) 天就快黑了。冬天日子短。(牛羊鳴聲) 怎麼？牛也在外

頭。羊呀，鷄呀，你瞧；全得趕回來啦！李奇，李奇！咳，這傢伙真是雙子！

(其妻向他冷笑) 得了吧，你也不會幫着叫叫。

月英 李奇！

李奇 什麼事？(他聽見老婆娘叫便跑進來)

裕福 李奇，什麼事？牛呀，羊呀，都要進欄！

李奇 曉得嘍！(一見是老闆說話，他的樣子便不高興。)

裕福 用人真是難，要是我沒有病，我真不要這班傢伙！哼，反正沒有好事！(向

她們) 喂，你們那個去幫忙他？小金！

小金 爸爸，幫他趕牛，趕羊，還是趕鷄呀？

裕福 滾你媽的？（小金笑着出去）李奇這傢伙真沒用！

月英 嗜，你才真有用呢。你篤會烤火，還會對別人發脾氣。

裕福 你們這班人哪，要不是我來麻煩，不到一年這一家就不曉得弄成什麼樣兒了。

月英 對人家你就這個那個鬧不完，自己只會坐着，躺着，儘指使別人。

裕福 唉，病真是害人！（小金在外面趕鷄的呵呵聲）唉，年輕小伙子，盡會偷懶，

唔！（嘆氣）

月英 （她也嘆氣）唔！

（小金走進來。）

裕福 （問小金）李奇呢？

小金 在路邊上站着。

裕福 站着？……



小金 跟人家說話？

裕福 跟誰說話？混賬！

小金 不知道。（坐下）

（小銀跑進來。）

小銀（向母親說） 李奇的爸爸媽媽都來了，他們要他回家。

月英 瞎說！

小銀 真的。我剛才走過他們面前，聽說他要回去娶老婆。

月英（對裕福說） 正因為你的脾氣不好，他就要走了。

裕福 走？隨他去吧，我還怕請不着人嗎？

月英 可是他的工錢是支過頭的。

裕福 那只好明年夏天要他來補兩個月好了。

月英 哼，你聽見他走就歡喜，又少了個人吃飯是不是？我可不是牛，小金這孩子

也是好吃懶做的。（小金在一旁作個嘴臉） 你吧，除了燒火沒別的本事，得了吧，

我的老爺子。

裕福 你瞧，我又沒有說什麼，你就那麼一大篇。

月英 牛那麼多，羊也還沒有賣掉，餵草，餵水，出糞，打掃地方都要人，我才不能替你當長工哪。我也跟你一樣想烤火，儘管弄得亂七八糟的，我可管不了。

裕福 (向小金) 喂，小金，餵豬去。

小金 好，餵豬去。(下)

月英 我可不是你的奴才，不能隨便讓你指使，算了吧，聽憑你自己去。

裕福 好了好了，還在那裏噉哩咕嚕幹什麼？你瞧，簡直像個百靈似的。

月英 我看你倒像個老瘋狗！像你，事可不會做，一句有趣的話也不會說，除了吵吵鬧鬧讓人難過便沒有別的。真像個瘋狗！

裕福 混賬，天知道，我偏偏遇見你這……(氣憤憤的跑進房去)

月英 老不死的鬼，真討厭！

小金 (上) 你爲什麼罵爸爸？

月英 混賬，滾他媽的！

小金 你爲什麼緣故罵爸爸我全知道。你才混賬，我才不怕你哪。

月英 什麼？（想我東西打她）你留點神兒，我一鋤頭就要你的命！

小金 好的，想不到我媽死了，我爸爸娶了你這樣的好人！（下）

月英（自個兒坐着生氣）要他回去討老婆？李奇這傢伙要娶老婆啦。要是他自己那麼

幹，我可不能放過他。要是他走了，我怎麼活得下去呢？（嘆氣）唉……

李奇（進來跑到花月英面前低聲地說）糟了，糟了，我爸爸來了，要我告假回家，還要

我娶了老婆待在家裏。

月英 那很好呀。

李奇 很好？我正要想法子把它推掉，你倒說，「那很好！」你瞧，你這副腔調，怎

麼着？你忘了嗎？——

月英 娶老婆也是好事，這種事情我也管不着。

李奇 你爲什麼這樣生氣？我還想你會安安我的心，……你怎麼啦？

月英 不怎麼樣。既是你丟掉我……那還說什麼？

李奇 好了好了，你不要這個樣子。你當我會忘了你？天知道，聽憑怎麼樣，我也不會丟掉你。我是這樣想：我把老婆一娶進門我馬上就回到你這兒來，總算把那女人弄回家就算完了。

月英 有老婆的男人我不要。

李奇 你這麼說……你，那是……父母之命，我也沒有辦法。

月英 口說是父母之命，其實還是你自己願意。你早就跟那個賤貨王秀英攪在一塊兒，一定是她要你趕緊娶她。

李奇 王秀英？那個女的我才不要呢！……儘管她死七八烈釘着我……

月英 那麼你父親怎麼會來？一定是你讓他來的。你騙我！（泣）

李奇 這真是天知道，我做夢都沒有這樣想。這都是我爸爸做的。

月英 自己不願意的事誰能壓派你？

李奇 爸爸的話沒有法子不聽；我自己真是不願意。

月英 你不會硬不肯嗎？有什麼了不得？

李奇 從前有個傢伙也就是硬不聽他父母的話，以後抓到祠堂裏去，受盡了氣，挨盡了罵，始終還是沒有結果。

月英 別儘說廢話！你要是娶了那個王秀英，我就祇有死，你害了我，我已經上了你的當了，再也還不了原了，你要是離開，那我只好……

李奇 我怎麼會離開你？要離開我早就離開了。前回不是有人請我，工夫比這兒輕，錢比這兒多，我都沒有去，不是嗎？除非你不歡喜我了，我有了別的打算呢。

月英 那麼，你……等到老頭子趕明兒死了，反正誰也不知道，我就索性嫁給你，你說怎麼樣？

李奇 唉，真把我弄得昏昏懂懂的了。

月英 那麼你歡喜我不歡喜我？

李奇 那還消說嗎？（將她一抱、就是這個樣子。你始終在我這裏。（拍拍胸脯）

（李奇與月英正在親密的時候，李洪氏伸頭看一看，咳嗽一聲，二人驚，走開。）

李洪氏（叫着進來）啊呀，阿彌陀佛。老闆娘，你好。

李奇 呵，媽。

李洪氏 孩子，老闆在外頭叫你哪。

月英 噯，大嬸你請坐吧。

李奇 我剛要劈柴，我是來找斧頭來的。

李洪氏 我知道，這把斧頭一定在老闆娘這兒。

李奇（拿起一把斧頭來）哪，媽，你瞧……媽，你一定要給我娶老婆嗎？我總覺得沒有甚麼意思。老實說：我不願意。

李洪氏 誰說要給你娶老婆？你愛怎麼就怎麼得了。那都是你父親的主意。得了，去吧，我還有事跟老闆娘商量哪。

李奇 真是，又說要我討老婆，又說不討也行，真是摸不着頭腦。（下場）

月英 大嬸，真要給你兒子娶媳婦兒嗎？

李洪氏 哼，娶什麼媳婦？我們家裏沒有這份兒錢，你還不知道嗎？這都是他爸爸糊來；跟他娶老婆，這也不過是說說罷了。人要錢財，馬要草料，他在你這兒做工，還能離得開嗎？

月英 是呀，他又勤儉，又好，我們家裏也難得請他那樣的人，我很歡喜他。

李洪氏 老閻娘，你用不着瞞我，反正我全知道。

月英 你知道什麼？

李洪氏 得了，老閻娘，我這老太婆，真是不知道經過了多少風浪，什麼都看得透我年輕的時候也是一樣的。要不是有兩手，那儘得給人欺負，守着個糟老頭子過日子那是多麼沒趣的事。不過，我看你，真可憐，老閻娘。你有的是錢，怎麼嫁給這樣一個老頭子？不怕你生氣的話，你們老閻恐怕過不了明年的春天。要是他有一個三長兩短，你又怎麼辦呢？你總得找個人呀。誰能够傻子似的死守着……你歡喜我的兒子，那也沒有什麼，像這樣好的地方，我也不會讓他離開的。

月英 只要他不離開這兒也就行了。

李洪氏 他怎麼能離開呢？那是胡說。我們那老頭子的強脾氣，你是知道的，他就那麼胡鬧。

月英 要給你兒子娶老婆的事是怎麼說起的？

李洪氏 那也只怪我的兒子太逗人歡喜了。在火車站不是有一個給人洗衣裳的女人叫王秀英的嗎？她不知道怎麼跟我的兒子這個上了。

月英 唔，王秀英？

李洪氏 對了。那傢伙跟我的兒子攪在一塊兒，也不知道，怎麼樣被我們老頭子知道了。——不知道是人家說的呢？還是她自己去說的。

月英 死不要臉的臭婊子！

李洪氏 我們家老頭子本是個傻子，一聽這話就鬧起來，說是讓他們索性做夫妻，也好減輕點兒罪孽。因此，就要我兒子把那王秀英接回家裏來。我說了許多話要他別那麼辦，可是……（做個手勢）那麼，我沒辦法，我就說：「好吧，可也得



要仔細想一想，應當問問孩子，這得要跟老闆商量商量。」那麼我就到這兒來了。

月英 倘若老頭子一定要那麼辦，那便怎麼好呢？

李洪氏 你放心，決計弄不成的。我只要跟這裏的老闆明白說開了，就什麼都了嘞。我跟我當家的一塊兒來，不過是裝着幌子騙騙他。我的兒子在這兒多麼享福，將來好處還多着呢。誰會要王秀英那種小婊子？我才沒有那麼傻哪。

月英 那傢伙還常常到這兒來接他哪。真是，我聽見你兒子要娶她的話，真好像一把刀子刺在心裏似的。不過，你兒子也許不想着她哪，

李洪氏 那兒的話？他會那麼傻嗎？他決不會歡喜那種連住的地方都沒有的，那種又窮又髒的賤貨。我兒子不是笨人，你是知道的。他也知道，他應當愛誰。你放心吧，無論如何他不會走，也不會娶老婆。只會有錢，他可這麼做下去。

月英 (嘆氣) 唉……我也不知道怎麼才好！

李洪氏 年輕的人誰不是一樣？像你這樣又漂亮又年輕，跟着那麼一個半死不活的